

# 丁玲

雅文  
丁玲

其实是很不幸的，我不能写一些漂亮话，向人解释自己。从前的时候，把自己得来

很倒霉，很可同情的人。

现在，我把这一切都看得平淡了。放在自己心上生自己的气。

为那些善意的笑而感激，

一笑也不能从我这里博

我是一棵小草



京华出版社

感悟名家经典散文

# 我是一棵小草

丁玲 著

主编：傅光明

京华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一棵小草/丁玲著.傅光明主编.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5

(感悟名家经典散文)

ISBN 7-80724-078-4

I. 我... II. 丁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9616 号

## 我是一棵小草

著 者 ☐ 丁 玲

主 编 ☐ 傅光明

策 划 ☐ 王金文 华飞

责任编辑 ☐ 和庚方 魏龙

责任印制 ☐ 和庚方 魏龙

装帧设计 ☐ 虚竹堂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)
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(发行部)

(010)64258472 (编辑部)

E-mail: 80600pub@bookmail.gapp.gov.cn

印 刷 ☐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☐ 784mm×960mm 1/16

字 数 ☐ 200 千字

印 张 ☐ 20

印 数 ☐ 0001~6000

出版日期 ☐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☐ ISBN 7-80724-078-4/ I · 160

定 价 ☐ 24.80 元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关于作者 丁玲 (1904~1986):  
原名蒋伟,湖南临澧人。1923年就读于上海大学中文系。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《北斗》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。1933年后,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、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主编等职。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。新中国成立后,先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,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。主要作品有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、《水》、《母亲》、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等。

# 感悟经典

傅光明

中国向有斗士和隐士两类散文家,其最大区别在于斗士把散文当利剑,隐士拿散文当雕刀。斗士惯有特立独行,宁为玉碎的血性,也许他的剑术并不高明,却一定要刺中要害。“特殊的时代一定会产生特殊的文体”,鲁迅式与茅盾式散文的现实性和战斗性,实在是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造物。要在他们的散文里寻觅矫情自饰的小情调、小惆怅、“小摆设”,则不免徒费无益。他们是把散文当“投枪”和“匕首”的,才不会把它变成高人逸士手里的小玩意,去“专论苍蝇之微”。正如阿英所说:“在中国的小品文活动中,为了社会的巨大目标的作家,在努力的探索着这条路的,除茅盾、鲁迅而外,似乎还没有第三个人。”

因而,正当大时代而一味地“品赏”“幽默”与“闲适”,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了。不是吗?曾几何时,“幽默”的老舍就遇到过难堪的尴尬,他怎会想到“幽默”竟会给他带来“危险”!他那篇《“幽默”的危险》既是一次辩白,也是在为一己的“幽默”正名。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《论语》半月刊的批评,而老舍当时常给《论语》写稿。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,林语堂倡导“幽默”、“性灵”、“以自我为中心,以闲适为格调”,自然便有了专事玩弄之嫌。眼里从不揉沙子的鲁迅,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“将屠户的凶残,使大家化为一笑,收场大吉”,也就顺理成章。可要是单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来看,他当时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。他说:“文坛,则刊物杂出,大都属于‘小品’。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,盖骤见宋人语录,明人小品,所未前闻,遂以为宝,而其作品,则已远不如前矣。如此下去,恐将与老舍半农,归于一丘。其实,则真所谓‘是亦不可以已乎’者也。”这实在有点冤枉了老舍,因为即便当时来说,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,“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,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。”

与鲁迅相比,郁达夫要豁达许多,他认为,“清淡,闲适,与幽默,何尝也不可以追随时代而进步呢?”可见,在他眼里,一个作家是否追随时代而进步,并不在乎他的“文调”是“性灵”、“闲适”、“幽默”的,还是道文壮节、挥戈反日的。其实,鲁迅也并不像有些人出于逆反心理想象的那样,是只会“横眉冷对”的“铁板”一块。在散文写作理念上,他还是蛮“前卫”的。他认为散文只要达到了真情实感的流露,写作上“是大可以随便的,有破绽也不妨”。同时,鲁迅的深刻犀利却也是旁人所望尘莫及的,他一针见血地指出,散文的幻灭在于“模样装得真”。换言之,在鲁迅看来,散文最贵在“真”,尤忌“瞒”和“骗”

的装腔作势。

散文写作又实在是多元的,远非“斗士”、“隐士”两类可以囊括。恰如梁实秋所说,“有一个人就有一种散文”。以鲁迅、周作人虽为血缘兄弟,却“文调”迥异,即可见事实也是如此。一个人的散文写成什么样,或他会如何来写,跟他的散文观,其实也就是性格,是血脉相连的。所以,梁实秋强调,散文的“文调就是那个人”。“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性格的流露。”他以为“散文是没有一定格式的,是最自由的”,要“美在适当”。周作人则率先提出,现代散文是“记述的,是艺术性的,又称作美文,”且“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。”朱自清主张“意在表现自己”,崇尚写“独得的秘密”。

再比如,沈从文一味要在散文里“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。”并特别强调,“把文学附庸于一个政治目的下,或一种道德名义下,不会有好文学。用文学说教,根本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了。”坚持文学的纯艺术性,像他的同道何其芳、李广田、萧乾,直至他的弟子汪曾祺,均如是;章依萍则代表“海派”作家直言不讳地表示,“所谓文人的著作,在高雅之士看来,诚为不朽之大业,而在愚拙之我看来,在资本主义之下,一切的著作,无非皆是商品而已”。坚持文学的商品性。像与之归于一派的张爱玲、苏青等,也都明确地说,他们是为生活、为钱而写作。在今天看来,即便是为稻粮谋,却写得一手好文章,已无可厚非,不太再会被轻易指摘为思想格调不高或人品低下了。

正是从这个角度也说明,诚如梁遇春所说,“自从有小品文以来,就有许多小品文的定义,当然没有一个是完全对的。”可我还是最心仪他以26岁年轻生命留下的那份洒脱与率真,以及只能是天赋的灵性与悟感。他以为,散文就是“用轻松的文笔,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”。而且,比起诗来,散文“更是洒脱,更胡闹些罢!”我颇以为然。

其实,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足迹,无论是早期的“语丝派”,“论语派”,赞美母爱的“冰心体”,“跑野马”的徐志摩散文,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、秦牧、刘白羽三家散文,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“剪掉散文的辫子”的余光中,甚或近来的“大文化散文”也好,“小女人散文”也罢,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,即“我手写我口”。不管何种“文调”,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,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,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、如泣如诉的,散文在某种程度上,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。艺术是独立的,散文须是个性的。

2005年5月23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|
| 1  | 仍然是烦恼着      |
| 4  | 我的自白        |
| 9  | 五月          |
| 13 | 离情          |
| 23 | 到前线去        |
| 26 | 彭德怀速写       |
| 28 | 我怎样来到陕北的    |
| 34 | 秋收的一天       |
| 42 | 战斗是享受       |
| 44 |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|
| 48 | “三八节”有感     |
| 52 | 风雨中忆萧红      |
| 56 | 十八个         |
| 61 | 谈鬼说梦的世界     |
| 63 | 谈“老老实实”     |
| 67 | 青年恋爱问题      |
| 81 |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   |
| 89 | 中国的春天       |



我  
是  
一  
棵  
小  
草

丁  
玲

1



|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07 | 粮秣主任         |
| 119 | 记游桃花坪        |
| 130 | 重庆——曾家岩      |
| 135 | “牛棚”小品       |
| 146 |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 |
| 151 |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  |
| 176 | 北京           |
| 180 | 访美散记(节选)     |
| 209 | 翘翘世界——南京囚居回忆 |
| 294 | 我是一棵小草       |
| 295 | 鲁迅先生于我       |



## 仍然是烦恼着

看了这题目的读者们,请为我放心,我是找不到一些动人的牢骚来为这题目加解释的。说不要这样写也成,因为我的原意只图骗过自己,减少一点责难。要说清这原意,却不能不稍费一点笔墨呢。

说“烦恼”就是很使我厌着的一种话头,我其实是很不幸的,我不能写一些漂亮话,向人解释自己是一个很倒霉,很可同情的人。从前还学忍耐,把自己得来的一些刺激,一些伤心不平,放在自己心上生自己的气,然而现在,我把一切都看得平淡了。我不会为那些善意的笑而感激,因为那隐藏在笑里面的一些东西,我已很熟悉了,连一笑也不能从我这里博去。对社会,我已没有梦想,就是说我不会再生烦恼。自己既不能把自己放逐到原始的野人中,又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架机器,自然地在这时代的轴中转着。但我天生的惰性,很会延搁,不让有时间来触着这不能解决的矛盾。

话是似乎夸大得把自己说得比一个出家人还无憎无恨了。然而真的,人却仍然是烦恼着。不知为什么,一些些毫不关己的事,却无理地会引咎



到自己身上,为了这,自己总是不安。譬如朋友的弟弟来了,明知道他来的目的,但自己的钱袋正空着,只好留心又留心,莫把话头引到上电影院去。看到他茫然地走后,又懊悔起来,应该把他留下,或者去向房东的娘姨想法先借一点,于是跑下楼去追,但连孩子的后影也不见了。心里就从此难过,又想不出补救的方法;因为想不出补救的方法,难过就延长了。有时见到别人生气,又摸不着头脑,心里也不安起来,以为是自己给人不快活了。那抱歉的心,比自己真的给人恼了更甚的。觉得只要别人快点好,不要生气,就把臂膀露出来,给人打几拳都好点。然而别人又不肯这样,所以以后不拘什么时间,自己还是以为曾触忤了人而负疚。这种只令人觉得迂腐可笑的一些自找的烦恼,明知别人在笑,自己仍不知所以,一遇到有这烦恼的机会,就仍然被窘迫得烦恼着。

近来这烦恼一天多似一天地压了下来,弄得自己更不知怎样才好。听说书快出版了,就向许多未来的读者们抱着歉意,又觉得对那些真正勉励我写文章的人不起,怕他们因为我把自己都信不过的一些东西汇集起来刊印而灰心。又担心书铺在我这本书上赔了钱……甚至看到别人扯谎,自己也难过,好像自己骗了人一样感到羞惭。因为如此,连时间,连思想,似乎都不为自己所有,被一些无谓的烦恼缠住了。而四处的责难更麇集拢来,朋友来信说忘记了他;家里又疑心我病了。答应了别人的稿子,不能偿还,听说预告登了出来,就连报也不敢看。别人是真不知道我的焦急和负疚的。书桌边,枕头边常常发现“第五次了,我告你,今天等你交了卷才发稿”的纸条,甚至“你对我都如此,真使我灰心”的纸条也见过。我只好说,若是有人知道我的苦衷,他是宁肯拿了皮鞭来打我而不向我那样说的。

今天呢,今天的情形更不同了。我一起身,频就把房子扫过,又抹过。调好了咖啡,牛奶,排在我面前。整本的稿纸打开着,在另一页上写着:“这是我的希望,你知道的。”而且频就是那样笑,那样懂事地据着桌的对方,摆着要写小说的样子。我自然应该快乐,然而一看到稿纸就又烦恼了。我不

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捉住我的思想，去捉住文字来对付频，我只好呆望着他。频看到我不提笔，偏着脸问：“你不写吗？”我真不知怎样才好。我无法，写上一个题目：“仍然是烦恼着”，在无法中，不得不继续写下来，写到这里仿佛可以塞责了，然而我却仍然要说：

“仍然是烦恼着。”





## 我的自白<sup>①</sup>

我今天来到光华,没有预备来讲什么,我们就随便谈谈吧。谈什么东西呢?哦!谈谈我自己吧。

我现在成为社会一般人所注目的人,之所以能引起别人对于我的特别兴趣,是因为我背叛了一切亲人,而特别对“一个人”亲近;最近则因为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了。

不久以前,因为一个不幸的事件,跟着就有人在报章上登着关于丁玲女士底凄楚的故事:说什么丁玲终日以泪洗面,扶孤返湘等消息。其实这是错误的,是一种模糊的印象。社会上,有人特别注意到我,关怀着我,这有许多是真正同情的赐予,而有许多人却甚无味。

我写小说已经三年了。我不敢说,写的有什么成绩;不过在我自己讲起来,确是以认真的态度,做了至善的努力,然而得到了什么? 对于自己的作

---

① 本文是1931年5月在光华大学的讲演。



品,对于自身分析的批判,都曾下了功夫。我知道有许多人常谈到我,不过多为无聊的驱使,茶余酒后的消遣而已。

假如有人以为作者仍要继续努力,就应给作者一个很好的写的环境;不然,就可以禁止她,或就怎样指摘她,教导她。可是没有一个人拿出真正的态度来加以批评的。如今的文坛,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。所有的读者都应肩起改正的责任啊。

昨天听见有人买《韦护》看——买作者的创作,作者觉得是一件十二分荣幸的事。今天到光华来,能同诸位在一起谈话,我亦觉得是十二分荣幸的。

现在因为找不着什么事情来讲,就来介绍《韦护》吧。我要再三声明,这不是演讲,只是闲谈。

我常批判自己的作品,感觉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,可是总无人给我一种诚恳的批判。希望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加以批判,使作者有精进的机会。

韦护是一个革命的人物。应该做的事,他都勇敢地去做了。他遇见一个虚无思想甚深的女人,他对她无形中发生了热情的爱恋,后来进一步同她住在一起。不过另一面却感到非常痛苦,感觉无时间工作的痛苦。然而,竟为她的美丽,一种无可比拟的热爱所迷惑;后来总算给他摆开了。

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,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,是一个缺点,现在不适宜了。不过那是去年写成的,与现在的环境大大不同了。

有许多人以为作品的内容,都与作者有关。如茅盾的“三部曲”,有许多人觉得书中的女士们,都能一一指出,这个是谁,那个是谁,而且有十分肯定的意味。读到我的创作的人,大多以为我化身在作品里了。其实不然。本来我不反对作品中无作者的化身,不过我对于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,是加以反对的。比如说,我们要写一个农人,一个工人,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,乱写起来,有什么意义呢?

我在一个最亲爱的作家朋友身上,觉察他与社会的矛盾非常厉害。他



曾同一个女人发生过那样的事情,他并未跑开,却被那女人感化了。他的爱情表现得十分好,写的情诗,非常之多,每一句都十分惹人爱;后来他的生活很苦。有一个时期他曾说这样一句话:

“一切爱情,一切生命都成为无用的东西了。”

他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。他说:“我们的事情,正是一个很好的小说,不过我不能把它写出来,也没有人能代我写出啊。”我没有他的爱人那样有钱,我没有那种形态。而且,我又不是善写的人。他曾说,那女人十分的爱他。他写诗,特意写得那样缠绵。他心中充满了矛盾,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。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,回家时,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,言论,知道一点,注意一点,但她对此毫无兴趣。他老老实实对我这样说过。我很希望我能把它完全笔之于书。本来,我以为老老实实的写出就算了,然而当时又不愿照着老套写出,加之以病,便耽搁下来,后来更因别种工作,就把它放弃了。不过后来也频向我说,如不愿照本来的计划写它,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。

后来我把它写成了。我以为写得还好,写得很深入。每天写七八页,每页七八百字。写的时候,是感觉很快活的。那时,我每天沉思默想: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,应怎样对付?我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,用辩证法写它,但不知怎样写,写好后,我拿给也频看,他说不好。我但愿他说不好,但不愿他说太坏。他说:太不行了,必须重写!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。结果,我又重写一遍。

有人说:这东西早些日子写就好了,现在未免太迟了。有的朋友很不满意,说我把《韦护》赤裸裸地印上纸面了,但我以为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;但一点影子都没有,这也难说。

我这篇题材——《韦护》——很不好,依然取之于恋爱的事情。我觉得我写小说有一个缺点,我不能像他人写小说那样一下笔就写得很长。在我的作品里,我不愿写对话,写动作,我以为那样不好,那样会拘束在一点上。



《韦护》中的人物。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，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。看了之后，请大家批评一下，给我一种进取的力量。

现在批评我的创作。哦！自己不好批评自己的东西。我很愿把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说出来，然后再请大家给以批判。哦，还是不谈它吧。

我不相信，我除了写文章之外，就不能做别的事情。正因为丁玲是一个写文字的人，而又没有更多的人去写，所以我觉得写下去，或者有一点小小用处吧。我著作并不是为了几个稿费。我著作并不全靠灵感。实际上，事实是极关重要的。我希望大家给以忠实的批评，我亦更加特别注意着。

写的材料多得很，有人说，把作者自身有关材料写完就算了。然绝不能这样说。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，现在已写了几篇不关此类事情的作品。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，因为我非工农，我能写出什么！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，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，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。因为我觉得，写工农就不一定好，我以为在社会内，什么材料都可写。现在我正打算写一个长篇，取材于我的家庭——啊啊！我讲得太多了。假使诸君不疲乏的话，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。

现在讲我的家庭：我的家庭，现在还有三千人——远近亲戚都在内，彼此都十二分亲近。家中还算有钱，我的祖父，做过很大的官。我在家里看到父亲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。可是我的父亲在玩乐有趣之下，把家产都败光了。自父亲死后，那时我还很年幼，就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，我没有姊姊们受到大家庭熏染那样的深。我跟随母亲在学校里长大起来。连父亲的面目，我都记不清楚。可是，从他遗留的东西，我能窥出他的性情，他的举动。家中吃饭，非常热闹，每次开饭，都是好几桌。家中时常向外挑战，或任性购物。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工人整日做马鞍子的绣工，而他自己不会骑马；等做好后，他请旁人骑，自己在后面跟着跑。现在我的家庭里还少不了有这种人。我不会再享受这种生活了。我曾回家一次，为了我的创作，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，详详细细弄个明白。



我的母亲在家里曾享过大家庭的福,而我得到什么?忧郁地,住在有二百多间屋子的门院里,床铺非常大,每张床都带着窗格子的。我这样讲,大家都会推想到一切吧。每天晚上,家人都怕进那无人住的空屋子。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侄女。那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。我的家中,差不多无一人读书,全在酒色之中完蛋了。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有精神。说打架,没有一个可以称对手的。家中藏着许多杆枪,白天都躺在屋子里,不敢出来。

现在时候已经很晚,我不再噜苏下去。最后希望大家读了我的著作之后,给我以忠实的批评。

1931年5月



## 五 月

是一个都市的夜，一个殖民地的夜，一个五月的夜。

恬静的微风，从海上吹来，踏过荡荡的水面；在江边的大厦上，飘拂着那些旗帜：那些三色旗，那些星条旗，那些太阳旗，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。

这些风，这些淡淡的含着碱性的风，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，他们正从酒吧间、舞厅里出来，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，徜徉归去。

这些风，这些醉人的微风，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，那个献媚的娇脸，还鼓起那轻扬的、然而也倦了的舞裙。

这些风，静静的柔风，爬过了一些花园，飘拂着新绿的树丛，飘拂着五月的花朵，又爬过了凉台，蹿到一些淫秽的闺房里。一些脂粉的香，香水的香，肉的香。好些科长，部长，委员，那些官们，好些银行家，轮船公司的总办，纱厂的、丝厂的、其他的一些厂主们，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，所有白色的、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，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袒露了他们的丑态，红